

M E N G D I E

公

刘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梦

蝶

# 梦蝶

公刘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002号

梦 蝶

公 刘著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56,000 印数：1—4,200

ISBN 7—5404—0802—2

---

I·628 定价：2.50元

## 目 次

自序 .....	1
海颂.....	5
神秘电话.....	19
咏歌魂 .....	21
1986：历史的回声 .....	23
距离 .....	35
今日扬子鳄 .....	36
无题之一.....	38
无题之二.....	39
无题之三.....	40
保龄球 .....	41
兰 .....	43
一闪 .....	45

以往	47
车过雷州半岛	50
西樵山文鱼如是说	52
丰镐房	54
雪窦寺编年史	58
棋局	62
漂流新解	71
黑色新闻联播	75
· 哈雷彗星	75
· 尧茂书	78
· 海曼	80
· 挑战者号	81
黄花夜市	84
男性世界	86
白天鹅	87
花园酒楼	89
广州电视塔音乐茶座	91
广九路有两条	93
· 附录：时空奏鸣曲（罗门）	103
菊	114
泰山天街	115
后出塞	116

无名的雅布赖.....	118
醉翁亭 .....	120
水墨画：皖南黟县西递村古民居.....	121
琴鱼.....	123
梦蝶.....	126
长江与一滴水.....	128
为您的手祈祷.....	130
梁山酒歌 .....	134
我对南风诉说.....	136
每当我陷落于骚动的人群.....	137
成汤陵 .....	139
问礼巷白日梦.....	143
古井贡酒吟 .....	149
雷峰塔 .....	151

# 自序

## 一

庄周梦蝴蝶，好一个迷人的梦！  
人，庄周的本体。  
蝶，庄周的化身。  
梦呢？当然是蜕变的过程了。（这个  
蜕变，毋宁是主观大于客观，甚至是纯  
主观的。）

蜕变是焦灼和痛苦的。因为，要完  
成这件事，必得具备一个前提，即：忘  
却你的本体，以及种种随本体俱来的焦  
灼与痛苦，而这忘却本身，对一切仰慕  
庄周，仿效庄周却又素质远远不及庄周  
者而言，首先就是最大的焦灼与痛苦。

以个人而言，我就多有自疑，怕做不成这个梦。原因也很清楚，第一，我对别人信誓旦旦的东西，太过于当真（说穿了，是我自己天真），其实，无数经验反复告诫过，那些东西中的一多半（百分之九十？）本来就是让你姑妄听之的；第二，跟着来的就是办事太认真，所谓一板一眼；尽管，有时候也不免动摇起来，暗暗思忖：像这样子活下去，岂不太累了么？何况，身上还有许多浊物，再加上那可怕的惯性，时刻在拖着后腿，不让我达到这一梦境——诗人的最高人生境界。

于是，我只好挣扎了又挣扎——不是挣扎着企图逃脱，而是挣扎着盼望契入，乃至融合。

## 二

这个小册子，仍旧是按写作时间的先后次序编排的。这是对心迹的忠实，夸张一点说，也是对读者的忠实。

本来，其中有些写海的篇章，应该

收入花城出版社印行的《相思海》的，无奈先前约定不得超过一千五百行，这么一来，只好仿照小学生做加减题的办法，根据行数拼凑，硬是抽掉了一些，如《海颂》之类。

感谢湖南的朋友们，他们愿意背起这个诗的同时也相当丑陋的十字架，并且不计较斤两和尺寸，不提任何先决条件，例如自费、代销乃至拉广告等等。别忘了，诗集，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一般都是注定要赔本的。因此，我想，假如此生居然能写出一本“利市”的玩艺儿来，就理所当然地要报答像湖南（还有江西）这样厚爱于我的地方。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我的笔下，是绝不可能出现什么令人发“热”的畅销书的。我不是那块料。这是不是捡了便宜还要卖乖呢？凭良心说，不是的。我只是请求湖南文艺出版社作一点思想准备，我对他们的帐本帮不上忙罢了。

我只有一颗爱他们的事业的心，以心换心。他们出版了多少好书啊！有目

共睹，有口皆碑，实在是毋庸我来哓舌的。还是再说一声谢谢吧，这倒更实在。

1988年10月21日合肥

# 海 颂

——写给大学时期的战友们

## 第一章

大海啊，生命的亲娘，人类的故乡，  
我们，谁不是辞别您上岸远行的儿郎？  
当年海水淘制出第一只活的细胞，  
人，便周身打满了您的印章！  
一切人流淌着的体液和血液，  
都以盐分宣示了自己的海相。

被我们抛弃了的古老的摇篮啊，  
既有婴儿的眠床，又有妈妈的乳房；  
到如今在这个被叫做地球的星体上，  
70%的面积仍旧是莫测的汪洋，  
而人体内部恰恰也含有70%的水，

这是巧合？还是某种神秘的征象？

大海环抱着所有的大小陆地，  
无论是平原、丘陵，或者高岗，  
因此，与其我们自称是某大洲的居民，  
那如干脆说成是住在几个岛上！  
永存的海啊，永存的飘浮和永存的摇晃，  
您的气息渗透了我们，发散着自然的芬芳！

谁都知道，水的化学分子式是一个O 加  
两个H，  
再配上其他元素，按照上帝的定量；  
而人类生命所赖以维系的鲜血，  
它的结构竟又同海水大体相仿，  
难道血液是海水的孪生姊妹？  
要不，何以体态，面貌如此一样？

无数奇妙的事实规定了感情的倾向，  
人，不能不先天地眷恋海洋；  
为此每个人的枕边都配给了一只螺号，  
它日夜奏鸣，将我们的命运歌唱：

它号召冒险，它使人热血激荡，  
它呼唤勇敢，它帮人战胜风浪。

然而，假如你的一生始终困居陆上，  
我劝你也不必暗自悲伤，  
须知，山正是造物的露骨暗示，  
山的呼吸同样磅礴、细腻而绵长；  
海是山的液化，山是海的凝浆，  
山，肯定会赐给你以海的梦幻与联想！

## 第二乐章

三十六年前，生活对我发动了第一次逆袭，  
我不得不告别望城岗，\*仓忙离去，  
懵懵懂懂，就一头扎进了波涛，  
轮船上挂着英商怡和洋行的彩旗；  
我大概是一只莽撞的旱鸭子，  
对，旱鸭子毕竟是鸭子，它不怕水。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与大海相遇，  
黄海水黄，东海水蓝，南海水碧，  
大海们各自穿起了不同的礼服，

我却显得这般寒伧，衣衫褴褛；  
乘的是五等舱，没有床铺，没有坐位，  
一条条破毯子分割了可怜的势力范围。

望远方，水天一色，不辨东西，  
看脚下，所有的通路都已封闭，  
凡是上等人的地方，你绝对不能触及，  
那怕是光秃秃的甲板，也成了禁区；  
不错，我们和书本上描写的“猪仔”不  
同，  
我们是自愿掏钱买票蹲了监狱！

于是，两侧的四处舷梯变成了圣地，  
大家，像朝觐麦加一样往那儿拥挤，  
有的悄悄弹几滴泪，有的低低叹几口气，  
然后又踅回来，捶打着铁的墙壁。  
我呢，我却想象着海鸥怎样绕着桥塔翻  
飞，  
我是革命者！我有神圣的目的！

然而，我也是人，人的弱点我一应全备，  
我想家，双亲的白发常在眼前摇曳，

自我出走以后，他们度日如年，怎生将  
息？

最不放心的是，怎么打发那帮催命的魔  
鬼？

原谅不孝的儿子吧，我别无选择，  
普天下的父母都盼着与子女团聚！

船到终点，码头上珠光宝气，  
啊！这就是那个闻名已久的殖民都会：  
我的心猛烈地抽搐起来了，  
人海茫茫，人海比大海更充满危机，  
我必须奋力向前游，我必须找到自己人，  
我必须和那个英勇的组织接上关系……

### 第三乐章

我终于有了一个栖身之处  
紧挨海滨，一幢带骑楼的房屋，  
二楼是琼崖纵队受训的白衣天使，  
三楼是流亡学生，来自四海五湖，  
人人有类似的经历，人人都见面熟，  
通姓报名才罢，彼此就亲如手足。

天气倒对我们这一群十分照顾，  
冬天说不上冷，夏季更好对付；  
两张课桌一并，便是床铺，  
长途奔波之后，躺下格外宽舒！  
手头没有任何多余的身外之物，  
两件换洗衣服，几本心爱的书。

应该算作标准的无产阶级了吧！  
可是，良心却在顽固地高呼：不！不！  
的确，为什么静夜里听到的海誓声声，  
竟也会带来布尔乔亚式的感伤与凄楚！  
我大睁双眼，思想如同潮汐，  
却卷不走该死的个人主义尘土！

我承认，我居然考虑过自己的出路，  
尽管理智上我懂得完全取决于革命的前  
途；  
过街偏偏开了一所肮脏的夜总会，  
寻欢作乐的男男女女正在搂着狂舞，  
洋琴鬼通宵达旦地吹奏靡靡之音，  
霓虹灯变幻明灭，把幢幢魔影投上天幕

.....

这儿一切都是商品，一切都属于货主，  
连海都被收买了，海把自己变成了奴仆，  
会歌唱的奴仆，会吟哦的奴仆，  
像一名宫廷诗人那样为陛下服务！  
这悠长的海韵难道不是伴奏吗？  
海呀，海呀，您为什么仿佛入了一股？

今天，我要跪下，乞求海的宽恕，  
那时候我年青，我幼稚，我太糊涂，  
我因恼人的失眠而迁怒于您了，  
我竟敢对您产生了隐隐的厌恶，  
海啊，如果不是您的豁达和大度，  
怎么能奢望尔后再得到您的爱抚？！

## 第四乐章

这颗帝国王冠上的明珠是个弹丸小岛，  
要去大陆飞地五分钟轮渡便到；  
我们的秘密接头地点选在尖沙嘴的一  
角，